

罗 生 门

ら し よ う も ん

鲁迅——夏丐尊——宋刚 译

【目】芥川龙之介 著

——あくたがわ りゅうのすけ——

纷繁人世 于我如地狱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罗 生 门

ら し よ う も ん

【目】

芥川龙之介

著

——あくたがわ りゆうのすけ——

鲁迅——夏丐尊——宋刚

①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生门/[日]芥川龙之介著;鲁迅、夏丏尊、宋刚译.
—成都:四川人民出版社,2017.9

ISBN 978-7-220-10303-2

I. ①罗… II. ①芥… ②鲁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
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①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89195号

LUOSHENGMEN

罗生门

[日]芥川龙之介 著
鲁迅 夏丏尊 宋刚 译

责任编辑

封面设计

版式设计

责任校对

责任印制

叶 驰 陈 欣

张 科

戴雨虹

袁晓红

李 剑

出版发行

网 址

E-mail

新浪微博

微信公众号

发行部业务电话

防盗版举报电话

照 排

印 刷

成品尺寸

印 张

字 数

版 次

印 次

书 号

定 价

四川人民出版社(成都槐树街2号)

<http://www.scpph.com>

scrmcbs@sina.com

@四川人民出版社

四川人民出版社

(028) 86259624 86259453

(028) 86259624

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

自贡市华华广告印务有限公司

145mm × 208mm

7.25

132千

2018年1月第1版

2018年1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220-10303-2

32.00元

■ 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电话:(028) 86259453

译者序

“远方的天空中，似乎悬着一架天平，两侧的玻璃托盘，恰好保持着平衡。他一边读着先生的书，一边会感受着这幅场景……”

文中的“他”，是芥川龙之介本人，而“先生”，是夏目漱石。漱石的作品，前期的嬉笑怒骂，中期的因果生死，后期的则天去私，“平衡”贯穿始终。漱石晚年，在写给芥川的信中说道：“戒骄戒躁，戒无度用脑，人生唯有依靠耐心与毅力。世间最怕的，便是耐心与毅力这二者。火花虽美，却只留一瞬记忆。”但回顾芥川一生，似乎与漱石的期待恰恰相反。

“风吹走了雨，也吹散了工人的歌谣和他的思绪。他没有点燃卷烟，他感受到了，一种近乎欢愉的苦楚。”

文中的“他”，依然是芥川本人，而令他感到“近乎欢愉的

苦楚”的消息，是夏目漱石的死讯。漱石对芥川说过，芥川的文章“稳重严肃”，风格“幽默俊雅”，取材“新颖夺目”，如果继续写与《鼻子》相同水准的作品，一定可以成为文坛上无与伦比的作家。芥川因为夏目的赏识而备受瞩目，他对夏目的景仰之情也无需置疑。但夏目去世之后，芥川的文章开始缺少平衡，风格逐渐阴暗，代表作中再也没有取他人故事、藏自家胸怀的独到之处了。

有人惋惜芥川只是瞬间的花火，有人认为早期的几部作品，才算芥川的代表作。

然而，没有人可以否认，芥川的死，也只有芥川龙之介的死，才可以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，即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。

如果芥川继续写《罗生门》，继续写《鼻子》，继续写《芋粥》，相信他不会有这样的历史地位。

我国译学，可以说始于佛经。

东汉及三国时期，大多采用直译，他们严格遵循原文句法，采取字对字的翻译。对于那时的译者来说，佛经至高无上，玄妙精深，绝不容有任何更改。

魏晋南北朝时期，鸠摩罗什已经开始“得意忘形”，润饰译文，减少句法倒置，甚至对篇幅有所增减，这无疑是一种意译。

隋唐及北宋时期，译者重视原文风格，开始制定使用音译的规范，尤以玄奘为译者重镇。

从直译，到意译，再到制定翻译标准。原作逐渐失去光环，译者逐渐强调自我。

从石凿，到木刻，再到泥塑、纸画，直到遍地男神女神。

人对神，从仰视到平视，最后俯视。

从鲁迅，到夏丏尊，再到一介无名教书匠。

我对于先人，只有仰视，但我不想，在历史中苟活。

宋 刚

2017年10月于北京

「目
录」

- 001 译者序
- 001 罗生门
- 010 鼻 子
- 019 秋
- 035 南京的基督
- 050 地狱变
- 089 河 童
- 152 蜘蛛之丝
- 157 芋 粥
- 180 密林中
- 194 某愚人的一生

罗生门^①

(鲁迅 译)

是一日的傍晚的事。有一个家将，在罗生门下待着雨住。

宽广的门底下，除了这男子以外，再没有别的谁。只在朱漆剥落的大的圆柱上，停着一匹的蟋蟀。这罗生门，既然在朱雀大路上，则这男子之外，总还该有两三个避雨的市女笠和揉乌帽子^②的。然而除了这男子，却再没有别的谁。

要说这缘故，就因为这三二年来，京都是接连的起了地动、旋风，大火，饥谨等等的灾变，所以都中便格外的荒凉了。据

① 编注：译文引自开明书店1927年所出《芥川龙之介集》，为尊重译者，此处引用时未做任何词句和标点的修改。

② 译注：市女笠是市上的女人或商女所戴的笠子。乌帽子是男人的冠，若不用硬漆，质地较为柔软的，便称为揉乌帽子。

旧记说，还将佛像和佛具打碎了，那些带着丹漆，带着金银箔的木块，都堆在路旁当柴卖，都中既是这情形，修理罗生门之类的事，自然再没有人过问了。于是趁了这荒凉的好机会，狐狸来住，强盗来住；到后来，且至于生出将无主的死尸弃在这门上的习惯来。于是太阳一落，人们便都觉得阴气，谁也不再在这门的左边走。

反而许多乌鸦，不知从那里都聚向这地方。白昼一望，这鸦是不知多少匹的转着圆圈，绕了最高的鸱吻，啼着飞舞。一到这门上的天空被夕照映得通红的时候，这便仿佛撒着胡麻似的，尤其看得分明，不消说，这些乌鸦是因为要啄食那门上的死人的肉而来的了。——但在今日，或者因为时刻太晚了罢，却一匹也没有见。只见处处将要崩裂的，那裂缝中生出长的野草的石阶上面，老鸦粪粘得点点的发白。家将把那洗旧的红青袄子的臀部，坐在七级阶的最上级，恼着那右颊上发出来的一颗大的面疱，惘惘然的看着雨下。

著者在先，已写道“家将待着雨住”了。然而这家将便在雨住之后，却也并没有怎么办的方法。若在平时，自然是回到主人的家里去。但从这主人，已经在四五日之前将他遣散了。上文也说过，那时的京都是非常之衰微了；现在这家将从那伺候多年的主人给他遣散，其实也只是这衰微的一个小小的余波。所以与其说“家将待着雨住”，还不如说“遇雨的家将，

没有可去的地方，正在无法可想”，倒是惬当的。况且今日的天色，很影响到这平安朝^①家将的Sentimentalisme上去。从申末下开首的雨，到酉时还没有停止模样。这时候，家将就首先想着那明天的活计怎么办——说起来，便是抱着对于没法办的事，要想怎么办的一种毫无把握的思想，一面又并不听而自听着那从先前便打着朱雀大路的雨声。

雨是围住了罗生门，从远处沥沥的打将过来。黄昏使天空低下了；仰面一望，门顶在斜出的飞甍上，支住了昏沉的云物。

因为要将没法办的事来怎么办，便再没有工夫来拣手段了。一拣，便只是饿死在空地里或道旁；而且便只是搬到这门里来，弃掉了像一只狗。但不拣，——则家将的思想，在同样的路线上徘徊了许多回，才终于到了这处所。然而这一个“则”，虽然经过了許多时，结局总还是一个“则”。家将一面固然肯定了不拣手段这一节了，但对于因为要这“则”有着落，自然而然的接上来的“只能做强盗”这一节，却还没有足以积极的肯定的勇气。

家将打一个大喷嚏，于是懒懒的站了起来。晚凉的京都，已经是令人想要火炉一般寒冷。风和黄昏，毫无顾忌的吹进了门柱间。停在朱漆柱上的蟋蟀，早已跑到不知那里去了。

① 译注：西历七九四年以后的四百年间。

家将缩着颈子，高耸了衬着淡黄小衫的红青袄的肩头，向门的周围看。因为倘寻得一片地，可以没有风雨之患，没有露见之患，能够安安稳稳的睡觉一夜的，便想在此度夜的了。这期间，幸而看见了一道通到门楼上的，宽阔的，也是朱漆的梯子。倘在这上面，即使有人，也不过全是死人罢了。家将便留心着横在腰间的素柄刀，免得他出了鞘，抬起登着草鞋的脚来，踏上这梯子的最下的第一级去。

于是是几分时以后的事了。在通到罗生门的楼上的，宽阔的梯子的中段，一个男子，猫似的缩了身体，屏了息，窥探着楼上的情形。从楼上漏下来的火光，微微的照着这男人的右颊，就是那短须中间生了一颗红肿化脓的面疱的颊。家将当初想，在上面的只不过是死人；但走上二三级，却看见有谁明着火，而那火又是这边那边的动弹。这只要看那昏浊的黄色的光，映在角角落落都结满了蛛网的藻井上摇动，也就可以明白了。在这阴雨的夜间，在这罗生门的楼上，能明着火的，总不是一个寻常的人。

家将是蜥蜴似的忍了足音，爬一般的才到了这峻急的梯子的最上的第一级。竭力的帖伏了身子，竭力的伸长了颈子，望到楼里面去。

待看时，楼里面便正如所闻，胡乱的抛着几个死尸，但是火光所到的范围，却比预想的尤其狭，辨不出那些的数目来。只

在朦胧中，知道是有赤体的死尸和穿衣服的死尸；又自然是男的女的也都有。而且那些死尸，或者张着嘴或者伸着手，纵横在楼板上的情形，几乎令人要疑心到他也曾为人的事实。加之只是肩膀胸脯之类的高起的部分，受着淡淡的光，而低下的部分的影子却更加暗黑，哑似的永久的默着。

家将逢到这些死尸的腐烂的臭气，不由的掩了鼻子。然而那手，在其次的一刹那间，便忘却了掩住鼻子的事了。因为有一种强烈的感情，几乎全夺去了这人的嗅觉了。

那家将的眼睛，在这时候，才看见蹲在死尸中的一个人。是穿一件桧皮色衣服的，又短又瘦的，白头发的，猴子似的老妪。这老妪，右手拿着点火的松明，注视着死尸之一的脸。从头发的长短看来，那死尸大概是女的。

家将被六分的恐怖和四分的好奇心所动了，几于暂时忘却了呼吸。倘借了旧记的记者的话来说，便是觉得“毛戴”起来了。随后那老妪，将松明插在楼板的缝中，向先前看定的死尸伸下手去，正如母猴给猴儿捉虱一般，一根一根的便拔那长头发。头发也似乎随手的拔了下来。

那头发一根一根的拔了下来时，家将的心里，恐怖也一点一点的消去了。而且同时，对于这老妪的憎恶，也渐渐的发动了，——不，说是“对于这老妪”，或者有些语病；倒不如说，对于一切恶的反感，一点一点的强盛起来了。这时候，倘

有人向了这家将，提出这人先前在门下面所想的“饿死呢还是做强盗呢”这一个问题来，大约这家将是，便毫无留恋，拣了饿死的了。这人的恶恶之心，宛如那老妪插在楼板缝中的松明一般，蓬蓬勃勃的燃烧上来，已经到如此。

那老妪为什么拔死人的头发，在家将自然是不知道的。所以照“合理的”的说，是善是恶，也还没有知道应该属于那一面。但由家将看来，在这阴雨的夜间，在这罗生门的上面，拔取死人的头发，即此便已经是无可宽恕的恶。不消说，自己先前想做强盗的事，在家将自然也早已经忘却了。

于是乎家将两脚一蹬，突然从梯子直蹿上去；而且手按素柄刀，大踏步走到老妪的面前。老妪的吃惊，是无须说得的。

老妪一瞥见家将，简直像被弩机弹着似的，直跳起来。

“呔，那里走！”

家将拦住了那老妪绊着死尸踉跄想走的逃路，这样骂。老妪冲开了家将，还想奔逃。家将却又不放伊走，重复推了回来。暂时之间，默然的叉着。然而胜负之数，是早就知道了的。家将终于抓住了老妪的臂膊，硬将伊捻倒了。是只剩着皮骨，宛然鸡脚一般的臂膊。

“在做什么？说来！不说，便这样！”

家将放下老妪，忽然拔刀出了鞘，将雪白的钢色，塞在伊的眼前。但老妪不开口。两手发了抖，呼吸也艰难了，睁圆了两

眼，眼珠几乎要飞出窠外来，哑似的执拗的不开口。一看这情状，家将才分明的意识到这老姬的生死，已经全属于自己的意志的支配。而且这意志，将先前那炽烈的憎恶之心，又早在什么时候冷却了。剩了下来的，只是成就了一件事业时候的，安稳的得意和满足。于是家将俯视着老姬，略略放软了声音说：

“我并不是检非违使^①的衙门里的公吏；只是刚才走过这门下面的一个旅人。所以并不要锁你去有什么事。只要在这时候，在这门上，做着什么的事，说给我就是。”

老姬更张大了圆睁的眼睛，看住了家将的脸；这看的是红眼眶，鸷鸟一般锐利的眼睛。于是那打皱的，几乎和鼻子连成一气的嘴唇，嚼着什么似的动起来了。颈子很细，能看见尖的喉节的动弹。这时从这喉咙里，发出鸦叫似的声音，喘吁吁的传到家将的耳朵里：

“拔了这头发呵，拔了这头发呵，去做假发的。”

家将一听得这老姬的答话是意外的平常，不觉失了望；而且一失望，那先前的憎恶和冷冷的侮蔑，便同时又进了心中了。他的气色，大约伊也悟得。老姬一手仍捏着从死尸拔下来的长头发，发出虾蟆叫一样声音，格格的，说了这些话：

“自然的，拔死人的头发，真不知道是怎样的恶事呵。只

① 译注：古时的官，司追捕、纠弹、裁判、诉讼等事。

是，在这里的这些死人，都是，便给这么办，也是活该的人们。现在，我刚才，拔着那头发的女人，是将蛇切成四寸长，晒干了，说是干鱼，到带刀^①的营里去出卖的。倘使没有遭瘟，现在怕还卖去罢。这人也是的，这女人去卖的干鱼，说是口味好，带刀们当作缺不得的菜料买。我呢，并不觉得这女人做的事是恶的。不做，便要饿死，没法子才做的罢。那就，我做的事，也不觉得是恶事。这也是，不做便要饿死，没法子才做的呵。很明白这没法子的事的这女人，料来也应该宽恕我的。”

老姬大概说了些这样意思的事。

家将收刀进了鞘，左手按着刀柄，冷然的听着这些话；至于右手，自然是按着那通红的在颊上化了脓的大颗的面疱。然而正听着，家将的心里却生出一种勇气来了。这正是这人先前在门下面所缺的勇气。而且和先前跳到这门上，来捉老姬的勇气，又完全是向反方面发动的勇气了。家将对于或饿死或做强盗的事，不但早无问题；从这时候的这人的心情说，所谓饿死之类的事，已经逐出在意识之外，几乎是不能想到的了。

“的确，这样么？”

老姬说完话，家将用了嘲弄似的声音，覆核的说。于是前进一步，右手突然离开那面疱，捉住老姬的前胸，咬牙的说道：

① 译注：古时春官坊的侍卫之称。

“那么，我便是强剥，也未必怨恨罢。我也是不这么做，便要饿死的了。”

家将迅速的剥下这老姬的衣服来；而将挽住了他的脚的这老姬，猛烈的踢倒在死尸上。到楼梯口，不过是五步。家将挟着剥下来的桧皮色的衣服，一瞬间便下了峻急的梯子向昏夜里去了。

暂时气绝似的老姬，从死尸间挣起伊裸露的身子来，是相去不久的事。伊吐出唠叨似的呻吟似的声音，借了还在燃烧的火光，爬到楼梯口边去。而且从这里倒挂了短的白发，窥向门下面。那外边，只有黑洞洞的昏夜。

家将的踪迹，并没有知道的人。

鼻 子^①

(鲁迅 译)

一说起禅智内供的鼻子，池尾地方是没一个不知道的。长有五六寸，从上唇的上面直拖到下颏的下面去。形状是从顶到底，一样的粗细。简捷说，便是一条细长的香肠似的东西，在脸中央拖着罢了。

五十多岁的内供是从还做沙弥的往昔以来，一直到生了内道场供奉的现在为止，心底里始终苦着这鼻子。这也不单因为自己是应该一心渴仰着将来的净土的和尚，于鼻子的烦恼，不很相宜；其实倒在不愿意有人知道他介意于鼻子的事。内供在平

^① 编注：译文引自开明书店1927年所出《芥川龙之介集》，为尊重译者，此处引用时未做任何词句和标点的修改。